

▲王思雯 小说作品

## 向左，向左

五点半一过，街道立刻拥挤起来了。难道眼前这个双向十车道的宽大马路，也被穿行的车流塞得满满当当的？

车流中有一辆白车，正在靠左行驶，并且逢左必转。

这辆车上坐着的是谢聪，他刚拿到驾照，正在开着刚提的新车回家。

从4S店的辅路左拐出来就到了东四大街。再左转，进入北学林路，接着左转，看见了北新水立交N1入口的牌子，上立交桥，再从第一个出口下来，继续左转，进入东四大街。左边的小岔路拐进去，就是谢聪的家，玉林小区。

是的，他就住在离4S店两三百米远的位置，如果右转出来，只要几分钟就能到家。但是他这一趟花了三十多分钟，算是在晚高峰的市中心兜风了。

他不右转，右转太危险。

他把车在停车位的线内停好，左右居中，前面多空出一些，以防被调头的车刮蹭，后视镜已自动收起。但是，他觉得仍需检查一番，车门车窗确认关好。接着他再绕车一周，依次检查四个轮胎的气压情况。全都完成，他才迈步往家走。

可是，刚一转身，他就觉得车窗开了，车门也没关紧，后视镜和车头全都伸出来一大截，已经被刮蹭出许多凹痕。他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，

赶紧回头看。车是完好的。

他再次转身往家走去。没走两步，他又不放心，回头看看，没事。

他又走两步，还不放心，再回头看，还是没事。

进了一单元，铁门刚在身后关上，他又觉得不放心，又回头，隔着栅栏，再看一眼他的车，确认没事，这才终于放下心。拐过电梯，他单手推开旁边的小门，上了楼。

他就住在二楼，确实没必要等电梯。不过，像这种老式小区，楼间距不是很宽，楼层高一些，光照也会好一点儿。但是，当时买这房子时，他坚持要选低楼层，说是遇到火灾、地震的时候，住低楼层逃生快，更安全。妻子拗不过他，就这样住了十年。

他不太会做饭，今晚煮了一碗面条，没什么菜，他就着冰箱里找到的酱菜，挖一勺猪油，放面汤里搅一搅，开始吃起来。

家里很安静，他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

他觉得烦躁，干脆站起身来，端着饭碗，边吃边在屋里溜达。

厨房没什么可看的，这里也不是他的战场。纯白的瓷砖、铝合金的灶具、灰白和青花的碗碟、铁锅、砂锅、蒸架，都是些他看得惯、信得过的物品。

转过身来，他忽然注意到了水池下的那两扇柜门，记忆里，他似乎从

来没打开过，他突然好奇了起来，想打开看看。一条缝先被缓缓拉开，冷白的灯光斜斜地射进去，他首先看到一叠纯白的桌布。他用筷子头挑开，发现下面竟然盖着一个纸箱，箱子下面还垫着几张旧报纸。

这纸箱不轻，一打开，竟然又是布，他不知道是否又是桌布，只是这一叠是花花绿绿的，还挂着像水晶一样的吊坠，他确认从没在家里见过这类物品。再往下翻，是一个粉色的塑料收纳盒。这个盒子两边有绊扣，一只手还打不开，他只能把它端出来。

这塑料盒挺重，揭开盖子，里面果然装得满满当当。最上面的是几块浮雕花纹的瓷砖，粉的、绿的、紫的，一小块斜纹路的木板上贴着“样品”两个字，一把黄铜的小壶，壶嘴又细又长，像大鹅的脖子，还有一些卡通或是蕾丝图案的碗和碟。

他继续往下翻，一个还没拆封的三明治，包装图上画着个头顶蝴蝶结的猫脸形状。

这些东西，没有一样他曾在家里面见过，要是见到……啧，华而不实，浪费。

他暂时没想到怎么处置这些东西，就先原样放着吧。

他直起身来，面条已经凉了，坩在一起。他干脆不吃了。

把碗洗完，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新车，赶忙跑到阳台。他看了一眼，车子还是原样。他放下心来。

阳台上挂了很多早就晒干的衣服，他还是不想收，这原本就不是他的活儿。不过十几件衣服并排挂着，确实是太挤了，而且这阳台是北向的，没什么阳光。

他又想起妻子以前是多么喜欢侍弄那些花草草，只有喜阴的、抗寒的，才能在这个阳台活下去，如今，阳台上空空的。

差不多十点了，他准备去洗澡了。浴室的镜柜是当时妻子竭力要安装的，现在推拉都有些卡顿，一点儿都不禁用。要他说，就应该买那种三层的不锈钢架子，什么都能放，还不用开开关的，那么费事。

他双手用蛮力，泄愤似的拉开镜柜门，里面的东西也被震得晃了几晃。五个隔层连一半都没放满。他用最上面的两层，妻子用最下面的一层，贴着门边放了四分之一的空间，其中还有两桶新牙膏。

他合上柜门，对着镜子刷牙、洗脸、刮胡子。

“这个多好看，我们选这个镜柜好不好？”

“这个不实用，哪有那么多东西要放。”

“有啊有啊，我要放我的化妆品、香水、发夹……对了，我还要放个香薰进去，这样我们每次打开都能闻到香味儿……你也可以放你的东西，我就大方地赏你一层吧。”

他手上的动作没停，思绪却飘远

了，一丝刮刀带来的痛把他从那张笑脸的对面拉了回来。

他不敢停下，冲澡，换睡衣，拽被角，然后，他决定再去看了一眼自己的新车。

妻子是在两个月前因车祸走的。他在录像上看到，当时她正在直行，被一辆急速右转过来的货车撞倒。

后来的事他都不记得了，两天里，他一直没有合眼。

第三天天刚亮，他就去了郊区的驾校，报了一个全托管的班，吃住都在那里，白天学车，晚上住在四人间的宿舍里。

他趴在窗边，在楼宇的缝隙里，尽量把目光投远，他仍不想回到那张一个人的床上，但还是能感觉到对面几栋楼的灯光越来越少了。

他最终还是需要躺下。也许是入睡前的那一瞬，他周身放松，放在胸前的手臂顺势落了下来，径直撞向了那冰冷的、平整的左边。他的心一惊，然后又揪起来了……



## 折痕

洛美

姐姐在电话里兴奋地说，你猜我昨天遇到谁了？

姜露思索着，说出了几个名字。姐姐都说不对。

在姜露想放弃猜测的时候，姐姐说，李洁啊！我们聊了一会儿，还加了微信呢。

忽然，如同有一道闪电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击中了姜露的心。就是说，失联了二十七年的李洁，终于有了消息。

姜露迫切地问姐姐，李洁问我没？

姐姐没有回答。

姜露的眼睛立刻漾出一层薄雾。她咬着嘴唇，把头扭向了窗外。天上，朵朵白云流动着，像是互相牵着手在跑。

姜露的眼前，李洁又出现了，像以往一样。这二十几年间，姜露牢牢地记着那段属于她们两个人的美好时光。

姜露拿出用一块丝绸包裹着的照片，这是她俩唯一的纪念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。

她内心挣扎着，给不给李洁打个电话呢？

初中时，姜露每天都跟李洁一起上学、放学。同桌的她们，瞪着大眼睛听老师讲课，不懂的题一起研究。本就是住在一个村子，又是一个班的同学，她俩的关系总显得比跟别人更近些。

想起这些来，姜露的心就被甜了一下，两个小妹妹的情感是那么纯

真，那个高高大大的自己和瘦瘦小小的李洁就晃在眼前。

姜露家在村东头，李洁家在村西头，那段路，姜露不知走了多少回。

踏上去李洁家的路，姜露的眼中会闪烁着光芒，笑容总是无法抑制。

每天，她都怀着迫切的心情，从家里急匆匆地往李洁家里赶，叫上李洁，再一起赶往两公里外的学校。她不知道李洁在家等她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像她一样。

夏天，她们会拿着几个洗好的西红柿或黄瓜，蹦跳着，塞进对方的手里。然后，两个人就咀嚼起来，没有时间去计算那几公里的长度。

秋天，甜秆儿长成了，折上几段，她们俩都会把最甜的部分让给对方。

那时，初中的学校没有食堂，冬天就吃两顿饭，中午饿了，要吃些零食来填填肚子。她们的书包里装的不仅有书，还有炒好的黄豆、瓜子儿，这些都是属于她们俩的。她们之间，东西都是共有的，不分你我。

姜露家开杂货店，好吃的零食也多，她临上学前总是猫着腰到柜台里偷偷拿上几包零食带给李洁。

看着李洁吃得开心，她别提多高兴了。

冬天，教室里要烧火炉子，同学们轮番带柴火，每次她俩都抢着背那一捆柴火。

放学了，姜露和李洁说着悄悄话，走着走着，两个人便黏成了一个影子。今天发生了哪些新鲜事，哪个

男生有点儿傻，哪个女生就知道美，哪个男生帅气学习又好，两个人的意见或者看法总是那么一致。

姜露是羡慕李洁的。李洁的爸妈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像宝贝一样地疼爱着她，家里的活儿再多，也舍不得让她干，顶多偶尔让她放放鸭鹅。

而姜露家恰恰相反，家里全是女孩，爸妈总是把姜露当男孩子使唤。姜露也不想让爸妈感觉到家里没有男孩子的烦恼，所以加倍努力地学着男孩子的样子，多干一些农活儿。

在苦甜交织的日子里，姜露和李洁渐渐长大了。虽然不知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，但她们期待未来会很美好。

初中毕业那年，一个充满不安的夏日，中考成绩还未公布，与姜露家一道之隔的李洁家的菜地里，闪出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姜露仔细看了看，咦，那不是班里的傻大个儿吗？这是她和李洁私下给这名男生起的绰号，有一段时间，她俩天天放学骂他，李洁骂得比她还凶。

这傻大个儿，人高马大的，嘴并不笨，唠唠叨叨的，总往女生跟前儿凑合。

李洁说他长个傻面，看着还埋汰。他的脸总像没洗过，黑得有些牙疼，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。记得有一次，他把生炉子戴的手套塞进了姜露的桌膛，弄得姜露的书包都脏了。姜露一直认为他是故意的。

姜露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几个念头，但每一个都被自己否定了。

正在她愣在那里思索的时候，路过的邻家婶子说，看，人家李洁自己处的对象来帮着浇菜地了，这大高个子，干活肯定是把好手。

姜露一听，简直就要晕过去了，那么多的念头，唯独没有考虑过这个，怎么可能？

李洁和她天天在一起，哪有空余的时间和那傻大个儿谈恋爱？他俩是通过什么手段避开自己的呢？况且李洁应该比自己还讨厌他的。

那一夜，姜露彻夜未眠，她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她想，明天见到李洁，一定要好好问问，看她怎样跟自己解释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姜露寝食难安，她找了几次李洁，却总也找不到，估计李洁也在躲避她吧。

开学了，姜露如愿地考入了高中，过起了住校生活。由于交通不便，三十多里的路程，她几周才能回家一次。不久，听说李洁结婚了，是和那个傻大个儿。

姜露纳闷儿，怎么这么快呢？她结婚，怎么可以连我这个闺蜜都不告诉一声？姜露开始分析这几年她跟李洁的情谊，是友情、亲情，还是发小般的那种乡情。反正现在看李洁的做法，自己都开始怀疑那份情是否真实存在过。

姜露站在村头，望着李洁的家，望着村头那棵她跟李洁经常依偎着说心里话的老榆树，她的泪水慢慢流了下来。那一段段路，还有那一段段时

光，所有的美好都变得模糊了。

好多年，姜露与李洁已经断了联系，姜露感到无比困惑和不安，她无数次给李洁写信，但每一封都没有寄出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寄。

听说李洁婚后离开了村子，去了哪里也是众说纷纭。姜露只知道李洁的父母还生活在村子里。李洁始终没有给姜露留下只言片语。

姜露只能把疑惑装进一个个信封里，把那些谜一样的“不解”压进心底。

一缕阳光照射进来，照在姜露手中那张发黄的照片上。照片一角上的那道折痕，成了一条有些弯曲的线，浅浅地缝合着那块像要断掉的薄纸。

姜露皱起眉，眼睛露出一丝忧虑。她想，李洁如今过得还好吗？

正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姜露打开门，接过快递员递过来的信件，疑惑地拆开，信封里装着一张和她手里一模一样的照片，甚至连一角的折痕都一模一样。

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

# 培育法治文化

# 创建法治营口

